



教授之死

史生荣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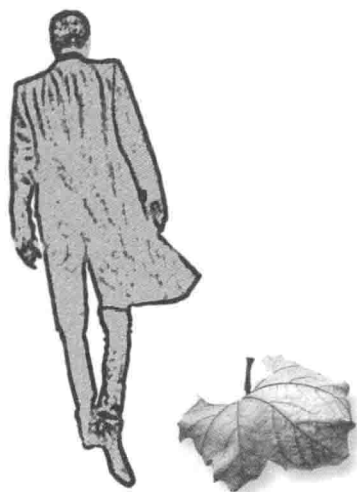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出版社



教授之死

史生荣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教授之死/史生荣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4. 12
ISBN 978 - 7 - 5063 - 7668 - 6

I. ①教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5185 号

教授之死

作 者: 史生荣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设兴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60 千

印 张: 23.5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668 - 6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将烙好的油烙饼摞在一起放入盆里，再盖上盖子，不冷不热捂着，既不凉，又软和。这是他今天的杰作，感觉也是做得最精心最拿手的一次。揭开盆盖，再将油烙饼翻看一遍，每一张都黄中泛金，连焦糊点都没有，看着都有食欲。妻子万兰最爱吃他烙的这种千层油烙饼，曾和他学做过几次，都说不如他做的好吃。记得第一次给她做是结婚不久，那天她吃得直喊肚子胀。其实这也不算家乡的特产，家乡家家做油烙饼，都这么做，母亲做得更好一些。东学潮希望今天她看到油烙饼，人也变得可爱一点，然后再和她商量读博的事。

万兰总是用钥匙自己开门。趁她换鞋，东学潮轻手轻脚走上去，蒙住她的眼睛，说：“你猜，我今天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。”

万兰说：“你能做什么好吃的，我早闻出来了，油腻腻的。今天怎么了，是不是干什么亏心事了？”

东学潮放开她，沮丧地说：“多好的心，在你面前也是驴肝肺。”

妻子回卧室换好衣服出来，说：“你敢说你今天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？”

如果什么都用戒备心理想，再良苦的用心也会理解成骗局。东学潮伤感地说：“到底是你聪明啊，简直成人精了，如果不是你们领导眼瞎，你早该当行长了。”

把菜摆好，给妻子舀一碗汤，放到妻子面前，东学潮也坐下，想说点温暖的话缓和一下气氛，妻子却说：“看来你是心甘情愿要当家庭煮夫了，

而且还当得心安理得，问题是你当得理直气壮，我怎么能养得起你这位高级厨师。”

竟然说她在养他，侮辱人格还带色彩，他好歹也是大学的讲师，虽然挣的比她这个银行营业室主任少一点，但也只是仅仅少一点，却变成了她养活他。他知道她今天又想和他吵架，又想贬低他打击他，他不想和她计较，他想直接说事情。东学潮阴着脸说：“在职博士录取名单出来了，我考上了。”

妻子立即高声说：“你看看，我说你心里有鬼，果然鬼不小。除了要钱上床，你什么时候殷勤过。还考上博士了，掏钱买文凭的事，谁不会。还考上了，好像很光彩似的，买十个博士又有什么用，还不是一个穷光蛋。抱着博士证，就能过上好日子？”

这个态度要比他想象得糟糕，也让人心寒，读博士应该是件高兴的事，在她眼里竟然成了丢人赔钱的买卖，博士这种最高的荣誉，在她眼里，远不如几千块钱值钱，而且在她眼里，除了钱，已经什么都不重要了，什么都没有用了。这种泡在钱堆里的人，讨好她讲道理都是浪费，只能直接谈钱说利。东学潮说：“怎么能没有用，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，按现在的规定，博士毕业两年，就可以直升副教授，再不需要科研和专著，也不用交钱评审，省掉这几项花费，也可以省不少钱。当了副教授，才能升教授，升了教授，就踏上了卖学问挣大钱的平台，能挣多少钱，你都无法估量。用你们银行的话说，这也是资本投资，也是放高利贷。将来的收益，和这点博士学费比，不知要高出多少，所以你还得积极投资。”

妻子冷冰冰地问：“总共得多少，包括所有的费用。”

学费是贵了点，原来说自己是本校教师可以减半，但录取的基本都是本校的教师和上面的官员，如果本校老师照顾，上面的官员更得优惠，这样学校就没有赚头甚至亏本，只好公平公正一律不减。东学潮心虚地说：“大概是每年一万。”

妻子用很夸张的语气故意问声多少，然后说：“一年一万，肯定不包括书本等各种费用。三年下来，怎么也得四五万，还不包括你发表论文，也不包括毕业时请客吃饭。花这么多钱拿个纸文凭，拿了又涨不了几个工资，我不知道你图什么，难道就为了觉得自己是个博士，然后在我面前人

模狗样高我一头？”

妻子当营业室主任也有几年，应该知道投资的重要性，但涉及到他，往往就是双重标准，在他身上不投资，不放贷，就想取利。东学潮说：“你什么时候为我想过，当了副教授，就有资格申请国家的研究课题，现在研究课题的经费越给越多，有时几百万上千万。你想想，如果申请到一个一两百万的课题，那是多少钱，那么多的钱归你支配，你说有钱没有钱？然后继续前进，很快就是教授，那时不仅申请研究项目更容易，还可以到处讲学，到处挂名，也可以到处当评委当审稿人，每年的进账，至少也十几万。你看我们学校的领导和那些名教授，哪个不是腰缠万贯研究经费一堆，你们行长，也未必有他们钱多。”

这样的话她已经听得太多，也失望太多。为评副教授，东学潮已经挣扎了四五年，好不容易花钱发表够了五篇论文，副教授的条件又增加了一条：要有学术专著或者编写教材或者获得教学奖励。只好掏钱与人合作编写教材，等教材出版，条件又变成了还得有科研成果。因为可以自己出钱设立研究项目，许多人便栽几盆植物或者买几个白鼠、兔子，随便弄个研究写个成果。东学潮学的是生态，便自费到荒无人烟没人管的沙漠种沙棘，研究沙棘治沙。刚研究了一年，又一纸文件规定：自己设立的科研不算数，即使是自己掏钱搞的科研，也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立项，并且通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鉴定才算。几万花进去，副教授仍然是个影子。这一回，他又想出了读博士的馊主意。但读博士至少要三年，谁知道三年后又是什么规定。万兰觉得这些年他们就是在玩猫捉老鼠，玩魔术玩骗局，眼前吊根胡萝卜，让你看让你跳，最后筋疲力尽钱财两空，也未必能得到那个没多少啃头的干萝卜。妻子厌恶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拉稀屎的屁股，一辈子只出不进的东西。人家的男人挣钱养活老婆，我们有一个员工，长得很一般，人家的老公，又是大钻戒又是高档衣服，一万多块钱的包还不算气派，还要丈夫每天车接车送。你给过我什么？你的老婆又有什么？上班还骑个破自行车！你没东西给老婆也罢了，反而整天向老婆要钱，一辈子让老婆养活。你以为你是小白脸还是落难公子良种猪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个寄生虫，就是一个吃软饭的。男子汉活到你这种程度，我都替你脸红。”

这么恶毒的话，比潘金莲给武大郎的药还毒。而且让人感觉这种话蓄谋已久，而且颠倒黑白说成养小白脸吃软饭，这哪里还像一个妻子。他挣得是没她多，但他平日基本不花钱，吃饭也是吃饱就行，穿衣也是穿破才换，那些结实又便宜的衣服，三四年才能穿破一件。而她，小小的一瓶香水，竟然要一千多块钱，不说穿衣，每年化妆美容用的钱，也远远超过他要读博士的费用。那么，他挣的钱哪里去了？既然撕破了脸皮，他今天倒要问问，也决不能让她觉得她养活他。东学潮极力压制怒火，但还是将筷子拍到桌上，说：“那好，今天我倒要问问你，我挣的钱哪里去了，请你给我算清楚。不算清楚也行，既然你说你不养活我，那就把我的工资折拿来，我挣的我花，你挣的你花，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妻子一下将筷子扔得很远很有力，不仅砸出了响声，筷子也在地上跳跃好几下才安静下来。妻子喊着说：“亏你还是个男人，娶了老婆不养。你就是个乌龟，你那点钱，养二奶一天都不够。好在你终于提出分家，好啊，那我就满足你，谁要再和你过，就不是人，就是没人要嫁不出去的烂货！”

感觉妻子是在说真话，而且不仅是看不起他，确实是真没了感情，已经真的把他看成是吃软饭的了。没有了感情，剩下的，就只有金钱和利益。但话说回来，妻子整天说她挣了多少，可也没见她给家里添点什么，也没见她给他买点什么。所谓挣了多少，其实都是一个数字，她从不把钱拿到家里，更没像富人那样买房置产业；相反，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赚钱存钱，什么时候都嫌钱赚得不够，钱存得不多。股票热闹，她整天叫喊本钱太少，人家都赚得翻几番了，只有她没有本钱投入；银行私下集资放贷，她又叫喊钱少，说人家本大利多，一年就能回本翻番，就她只有那么一点，她都羞得没脸和同事说。这还不算，她见了亲戚朋友，就要宣传她的理财产品，把钱拿到手，就以银行名义放高利贷出去。钱不能花，整天只用来倒腾，那还叫自己的钱吗？他不鄙视钱，可她赚钱只赚一个数字，然后再贷给别人花，那还是自己的钱吗？只追求钱的数字属于自己，还有意义吗？整天满脑子都是钱的人，她心里还能有家有丈夫吗？这样的人做妻子，又有妻子的意义和作用吗？他想和她好好谈谈，把这些道理给她再讲一遍，但万兰已经气冲冲地从抽屉里拿来了他的工资折，一下摔到他的

面前，说：“你的钱全在里面，从今天起，不仅钱要分开，人也要分开。但老婆你可以不要不管，女儿怎么办？女儿的抚养费，每月你给多少？”

看妻子的脸色，不仅怒气冲冲，也有点真戏真做。东学潮不想再和她争吵，争吵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锐。东学潮默默地离开饭桌，心情沉重地躲进卧室回避。

万兰开始收拾衣物，比平日出差收拾得更彻底更狼藉，装满一大箱，才拉着出了门。

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。他知道她又回娘家了。一生气就回娘家，他习惯了。让他悲伤的是，夫妻本应是感情的产物，但他和她还有感情吗？好像从认识到恋爱，就没有太激动人心过，像电视里的那种激烈爱情，更没有过。谈恋爱时，谈得最多的就是成家过日子。为成家过日子而结合，注定要为日子而磕磕碰碰。东学潮只能叹自己的命运不济，没有遇到一个像人家那样爱得神魂颠倒、感情浓得不分彼此的好老婆。

他感觉自己就是命苦，特别是妻命。要谈恋爱结婚时，刚好赶上改革开放。改革开放最深入人心的，就是致富奔小康。那时的他，毕业留校，一无所有，床和桌子，都是学校配的。这些劣势，最初他并没有充分的认识。系里有一个同时留校的女同事，感觉对他也不错，有次单独在一起时，他大胆地提出谈恋爱，女同事一下变得很严肃，问他什么意思，然后反问他：你认为我会过你这样的日子吗？这个问题让他在痛苦中思索了很久，后来他也想通了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贫穷当然是最大的敌人，改革开放，就是要消灭贫穷。想通后他有了自卑心理，择偶的标准降到了差不多能过日子就行，选择的目光，也走出了校门。三十岁那年，经人介绍，他和万兰认识并结婚。婚后他感觉不错，以为过一个衣食无忧的小日子没问题。但问题还是很快就来了，银行的经济效益很快就超过了学校，好像万兰最早一次抱怨时，说得很真实很认真，说同事问她你的大学老师老公每月能挣多少钱，她控制住脸红把工资翻一番，人家还说不多。以后的抱怨便不再这么客气，然后一步步从抱怨变成了鄙视，特别是被老板们请去吃喝玩乐后，鄙视又变成了轻蔑仇恨，说他还不如到大街上摆个地摊卖鸡蛋。其实搞导弹不如卖鸡蛋的那些年月，学校的不少老师就下了海，但大多数人没发财，有几个还又回到了学校，写检查作保证，学校才勉强收

留。现在他看得更清楚了一些，在学校，靠工资致富，傻瓜也不会这么单纯。而且现在的大学，已经不是象牙塔，工厂的职工学校都已经变成了大学，让部分人先富了起来，当然不包括这么多教师。因此有权有势有高级职称的，已经不再靠工资吃饭，他们出差出国能挣到钱，搞科学研究能挣到钱，当董事兼顾问能挣到钱，搞设计搞论证搞评估也能挣到钱，去讲学当评委审阅稿件也能挣到钱，总之挣钱的路四通八达。只有他这种无职无权的、没有关系当不上领导评不上职称的，只能死守在学校教书，拿那点温饱水平的工资。

但真要靠工资吃饭，也不是那么容易，竞争程度已经不仅仅是激烈，没有相当的智慧和手段，已经很难吃到工资以外的饭。

屋子里很黑，东学潮懒得看表，估计已经是晚上九点多。他一动不想动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感觉有点发烧。摸摸头，并不烫，倒像是经历了一场长途跋涉。都是让万兰气的，就像在他的胸口踏了一脚，让他的心沉重得疼痛，将他那残存的一点点自尊，一下也挤得干干净净，让他没有了一点底气，感觉就是一具僵尸。

怎么就混成了这个样子，什么时候混成了这个样子？考上大学他是兴奋的，读研究生他也是兴奋的，留校任教，他更是兴奋得无法入睡，半夜起来到操场跑了十几圈，然后坐在看台上，眼睛望着月亮，浑身都沉浸在知识分子大学教师的自豪激动中。随着有力的心跳，伴着欢畅的呼吸，幸福像电波一样向四周发射，他甚至感觉到月亮已经接收到了他欢乐的信息，从此保佑他步步高升成名成家建功立业。往事历历在目，可自豪和自信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不知道在什么地点，也不知是怎么消失，反正是荡然无存。混到现在，不仅一事无成，连妻子都看不起他，而且说他是吃软饭的。

他想哭，但没有眼泪。

他更清楚，此时需要的，不是哭，而是要好好想一想，想想眼前的路，想想以后的事，然后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救赎的办法。

翻身躺平，感觉还不是死路一条，毕竟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也感觉有一肚子的知识，怎么也不应该没有一点办法。

在学校，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，基本都成了副教授，破格成为教授而

且名和利双收的，也有那么一些。和他们比，他不仅是最老的讲师，也是最没权势的下层教师。想想他们，他们的成功经验，应该值得借鉴，应该值得效仿。

他们许多人升副教授升教授，其实也没什么卓越的成果，办法是跟领导，踏上台阶，或者找个名家，挂上科研，跟着干点事沾点光。有了权有了势有了名，就能获奖就能出书就能升职。而自己，一直太过自信，不求人不低头，自信可以只凭个人奋斗，就可以获得一切。真的是太傻，细想，现在的一切认可权评价权，都垄断在个别人的手里。那些权威重臣，你不巴结人家，你不向人家靠拢，人家知道你是谁，人家怎么能认为你能行？人家认为行的亲信都扶持安排不完，你清高自负，不去找门路拜老师靠后台，哪里会有馅饼恰好落在你的嘴里。

确实该改变一下观念了，也必须得改变一下自己了，不改变，不换脑筋，不脱胎换骨，就是死路一条。

那次听一个学者讲职业规划，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功，首要的是选好边站好队跟准人。按他的说法，要成功，必须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：一是你自己要行，自己不行，一切无从谈起；二是领导要说你行，领导说你不行，行也不行；三是“说你行的领导”要行，领导本身说了不算数，或者领导本身再不能进步，你也不行；四是你自己的运气命运要行，运气命运不行，好事给你，也总有什么原因让你做不成功。对照这四条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行。这些年不懈学习，学问水平已经没有问题，其他三条，其实可以归结为一条，那就是跟准领导，有一个能行的靠山。现在看来，这一条确实重要。可这最重要的一条，自己却完全忽略了，或者说没有去追求，所以才落在了人家的后面。

其实自己也是有条件拜师找靠山的，中增长校长研究的，就是生态环境这个方向。一把手就是自己的同行前辈，这应该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，如果是别的专业，还真找不到这么大的靠山。但他对中校长了解得太少，也从没苦心关注经营，总觉得人家高高在上，和自己隔得很远，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，也高攀不到人家。现在想来也未必，越是地位高的人，越需要人给他帮忙，越有能力使用更多的人，一个好汉九个帮。东学潮决定查查有关中增长的资料，了解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机会。

电脑资料显示，中增长本科是学气象的，后来研究植物对气候的影响，再后来扩大到生态环境。随着职务的升高，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，现在的项目很多，有气象方面的，有环境治理的，有植物动物和环境的，已经拥有三四个研究团队，研究成果也常在报纸电视里出现。但在一篇文章里中增长说，他最想搞也最有实际意义的，是种草种树改造荒漠改善气候。东学潮的心禁不住猛烈地跳动起来，他前一段自费搞的荒漠治理试验，就是通过种植耐旱植物来治理荒漠，从而改善生态环境和气候。这个研究虽然半途而废，但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，拿着这个研究去晋见中校长，去投靠中校长，说不定能敲开中校长这扇大门，收下他这个前来拜师的徒弟。

如果真的进入中校长的研究团队，成为中校长的弟子，或者进一步读中校长的博士研究生，成为他的嫡亲徒子，那么，就等于一步站在了巨人的肩上，不仅登上了很高的平台，也等于一下长出了翅膀。登高望远，插翅飞翔，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东学潮眼里放出了光芒，但心却跳得很是慌乱。想想，还是离中校长太远了，这么多年，从没有过实际的接触。碰面时他叫声校长好，人家也只是点点头，人家当然不知道他是谁。而且他每次见到校长，心里都有点胆怯，现在突然去找人家，见了人家又怎么开口。

但纵然是刀山火海，也得去闯了，而且这么多年，也不是没闯过刀山火海。从中学到大学到留校，一次次都是闯过来的，一次次都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和心血。只是这一次，感觉不是那么理直气壮，甚至有点鬼鬼祟祟猥琐下贱。

但反过来想，也没什么不好意思，也不能说没骨气丢面子。尊敬师长，勤学好问，也是传统。只当是敬业敬长辈，然后努力把事情干好。

拜师入门，最关键的，还应该是见面礼。最好的礼物，当然是真才实学：你不能为人家干事，你没本事为人家干事，人家当然不会要你。登门毛遂自荐，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高棋妙招，就像诸葛亮，如果没有隆中对，刘备也不会要他当军师。

再想一遍，自费在白沙滩搞的那个沙棘种植研究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见面礼，而且他现在也认为，这个研究项目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研究。当时

选题时，他就充分考虑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，而且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条件和需要。经过大半年的努力，研究已经铺开，只是自费的研究得不到上面的承认，也没更多的钱请权威专家鉴定推荐，只能放弃作废。如果能得到中校长的支持，拜中校长为师，把研究纳入到中校长的研究中去，把项目复活，再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，让中校长做进一步的指导推荐，研究也有可能出一个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大成果。即使研究没有成果，能得到中校长的支持，本身就是成果，以后的一切，就都好办得多。

当年研究的那些资料就放在柜子里，还发表了两篇论文，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，拿着去请教中校长，让中校长指导，让中校长评价。中校长认为行，一切就好办得多；如果中校长认为不行，也要努力阐明研究下去的重大意义，恳求中校长支持研究下去。如果中校长支持，这个项目就能成为中校长的一个子项目，他也可以顺理成章成为中校长科研团队的人。

东学潮急忙起身，将房间里的大灯开到最亮，打开抽屉，拿出那两大袋资料。

两大袋资料已经有点泛黄，但每一张纸的内容他都依然熟悉。将每一份文字材料和图表翻一遍，万千情感涌上心头。这些纸，确实凝结了他的心血，也寄托了他的希望，也让他吃了不少的苦头，最终又让他彻底失望，失望得心都枯萎成了干肉。

他感觉只献上这些原始材料还不够，还应该到图书馆查点资料，在理论方面也提出一些见解。没有一定的理论，也反映不出水平。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让中校长觉得有一定的研究价值，才有真正的价值。

掂掂两袋资料，确实是很沉重。他又突然担心中校长没时间细看，觉得还应该写一个简要的汇报提纲，简明扼要写清研究的原理和意义，然后说清能够产生的科研成果和社会价值，让中校长用最短的时间，对研究有一个尽量全面的了解。如果他需要细看，再去看详细的资料。

埋头刻苦几天，终于感觉有把握去见中校长了。中校长的家在哪里他不知道，也感到那么神秘而遥远，只能到中校长的办公室和中校长谈。东学潮反复思考，觉得中校长很忙，一上班，中校长肯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最好是九点去，那时也许正好有时间来接待他。

见中校长要由校长办公室来安排。东学潮向主任说明理由和事项，主

任起身出去又很快回来，说现在就可以去见。

东学潮走到中校长办公桌前，突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。他只好递上材料，气短气急地开始介绍自己。中校长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要说的开场白是早就想好的，而且演练了无数遍。中校长静静地听完，然后要他坐下，说：“你的研究资料我慢慢看，你能不能简要说一下你的研究成果。”

研究成果还没有结果。东学潮只能说研究的意义和前景。中校长起身给东学潮倒杯水，东学潮急忙上前接过水杯，放到桌上。突然看到中校长的茶杯空了，东学潮灵机一动，给中校长的茶杯续满水，恭恭敬敬放到中校长面前。

东学潮一下不再紧张，感觉刚才的话由于紧张没说清楚，说得也很凌乱，于是进一步说：“我这些年一直研究荒漠治理。治理荒漠的主要困难是缺水植物无法存活，但我发现了一种沙棘，根扎得特别深，能深入地下四五米。而许多荒漠三四米深处是湿润的，这就说明许多荒漠是能被绿化的。更可喜的是这种沙棘的根系能在地下纵横交错生长，直径能达到三四公分，而且这些根裸露后，能发芽长出沙棘苗。我已经在一个叫白沙滩的地方做了试验种植，方法是挖三四米的深坑，挖出湿土时，把沙棘幼苗栽种下去，用沙埋到只露一点头。生长几厘米，再埋一层沙，一层层埋下去，甚至完全埋没，沙棘苗也能够从沙里钻出来生长，说明这种沙棘不怕风沙填埋。因此，我觉得这个发现对沙漠治理意义很大，应该有很好的研究和发展前景。”

东学潮站起身，从材料袋里找出那些照片，一张一张指着给中校长看，说：“这是我挖掘的当地的一个沙棘堆横断面，有四米深。您看，四米深处根系仍然生长旺盛。”

中增长很有兴趣地看了一遍，问是偶然现象还是普遍存在。东学潮说：“应该不是偶然现象。为证明沙棘根在地下四五米仍然能存活，我挖了三百个四五米深的坑，种了三百株沙棘。将沙棘苗栽下去，我就让风沙自然填埋。一次大风填埋了十几公分，完全把沙棘苗埋掉了，但过了几天，沙棘又顽强地长出来了。这个试验我做了一个生长季节，效果很好。

靠风沙自然填埋，大半年填埋了一米多，沙棘生长了一米多，根本不用浇水。然后挖开看根系，根系生长良好。这个实验说明，这种沙棘是一个特别适合在干旱沙漠生长的品种，有了它，许多沙漠就可以治理。”

中增长又看了一遍照片，问东学潮需要什么帮助或者支持。东学潮说：“我这个项目是自费设立的，除了上面不能批准立项，经济上和技术方面也出现了问题。主要的是我的水平有限，我想请中校长指导带领帮助一下，更希望能把这个项目加入到您的研究中，让这个项目成为您的一个子项目，在您的指导下把研究搞下去，搞出一些成果来。”

中增长很明白一样地笑了，然后将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，说：“年轻人肯钻研肯进步肯拜师学习，这是好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作为校长，扶持你们搞研究理所当然。这些材料，我抽空再细看看。如果你觉得可以，我再看看你的试验现场，然后咱们再商量怎么搞。”

感觉是同意了，又感觉没完全决定。看材料他不怕，材料已经很成熟了；看现场他有点担心，白沙滩那个试验已经一年多，一年多他再没管看过，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东学潮心虚地说：“我那个试验点离这里很远，有时路会被洪水冲断。如果您要去看试验，我得先去看一下路，如果路能通车，我就带您去看。”

中增长说：“那就按你说的，哪天你认为可以去，就和我联系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出了行政办公大楼，太阳明晃晃的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，浑身也暖暖的。东学潮感觉今天的太阳要比平日的明亮一些，空气也好像格外清新一些，吸入胸膛，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。这是个好兆头，有了今天这个好的开端，今后，阳光肯定要比现在更加灿烂，前途也肯定一片光明。东学潮决定明天就去白沙滩，看看那些试验究竟怎么样了，然后把需要弥补的弥补一下，把现场争取做得完美一些，再请中校长去看，想法让中校长满意看中。

白沙滩试验点离省城四百多公里，坐汽车到县城，然后再换汽车到一个小镇，再走十几公里的戈壁沙滩，才算到了。试验点有一个村庄，据说原来有几百户人，沙进人退，村庄现在只有四户人家，基本都是老弱病残，过着半农半牧的日子。在那里搞试验时，他住在了一个老汉家。老汉

死了老伴，儿女也迁到了外地，只他一个人死守着三间破房子一小群羊，整天说死了要埋进祖坟，要和老伴合葬。东学潮虽然单独住了一间屋，却只能与老汉共用一个伙房和锅碗。老汉人很随和，也很大气豪爽，有肉有酒，不管他付不付钱，总要让他一起来吃喝。这次去，就依然让老汉做饭，他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收拾试验场。只是那里的蔬菜太少了，东学潮决定这次去给老汉带点菜，也带点茶叶和治咳嗽的药。如果现场破坏严重，还要请老汉帮忙干点事情，尽快把试验场做好一些。

东学潮本来想买点山药萝卜白菜，但小镇下车还得步行十几公里，这些东西太沉重。所以他只买了几斤山药蛋，一棵白菜，然后买了十几斤粉条黄花等干菜，装了满满一袋子，才满意地上路。

到了试验点，天已经黑尽。东学潮扔下行李就急忙去看试验，让他兴奋的是试验并没被破坏。经过一年的风沙，那些坑基本被沙埋平，而坑里种下的沙棘，绝大多数仍然在顽强地生长，有的已经高出地面十几公分。略显遗憾的是，他花大力气在一簇古老的沙棘下挖出的那个横断面，也差不多被沙掩埋，基本看不到那些纵横交错的沙棘根系。东学潮决定重新挖掘，只有让中校长看到那么深那么多纵横交错的沙棘根，才能让他相信沙棘旺盛的生命力，才可能让他觉得这一研究会有价值，从而可能研究出一个惊人的成果。

但真正开始挖掘，东学潮才感觉有点麻烦。掩埋的流沙看起来不多，但原来挖掘出来的断面已风化垮塌，实际差不多是重新挖一个断面。而且原来挖的断面也太短太小，太短了就有可能是一个特例，不能说明普遍的问题；太短了根的走向也不清楚，最长的根究竟有多长也不清楚。东学潮决定横下心来，将断面的长度挖到十米，深度也挖到根系结束处为止。

从老汉处借来的铁锹把子有点粗糙，半天不到，他就磨破了双手，几个水泡疼得钻心。仔细打量估算，照这个速度，要挖好断面，至少也得十多天。但不挖绝对不行，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如果中校长看了不满意，一切的一切，就等于归零，他又得回到原点。别说光明前程，副教授仍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山峰。不吃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况且这点苦，和父辈们比，那就是一次锻炼身体。再摸摸满手的水泡，他禁不住想起了和父亲的一件往事。那年他大概十一二岁，突然要学大寨建设梯田，

因爷爷是地主成分，全家就多分了一片山头，而且是最陡的一段。全家只能披星戴月地干。那天晚上他坐在父亲身边喘息，父亲摸着 he 满手的水疱，眼含泪水。望着当头的明月，父亲突然说月亮每天从东奔走到西，一天不停，肯定是追赶着什么好东西，盼望着什么好事情。既然月亮不死心在天天追赶，人也就不能心灰意冷没有盼头。老天天天在变，世道也不能不变。他当时很害怕，课本上广播里天天都说地修反要变天，要打倒再踏上一只脚，父亲果然想着变天，他急忙惊恐地离开父亲。父亲还真的等来了世道的变化，现在想来，父亲还真有点哲学家的头脑。今天，他好像又处在了父亲的位置。但他的处境要好许多，他只要自己努力，不需要等待什么，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东学潮更加坚定了决心。他低头狠心将血疱咬破，将血水很响亮地唾到地上，扯掉那些包扎的布条，狠狠地站起来，更加有力地抡起了铁锹。

2

东学潮走进中增长的办公室，中增长抬起头，疑惑地问他有什么事。东学潮感觉中增长并没认出他，可见他变得确实厉害。这十多天，他没刮胡子，甚至不洗脸，头发也遮住了耳朵，白天晚上挖掘，脸也黑瘦得变了模样。他这样做，有缺水的原因，水要从六七里外的一个沙湖里驮；另一方面，他觉得这样更好，可以显示他的悲壮决绝，也可表明他的奋斗决心，也说明他踏实认真不怕吃苦。中校长看了，肯定会有所感动，至少可以明白他的用心和决心甚至忠心；妻子看到了，当然也会心疼，至少会动同情之心，继而后悔，为那天的吵闹离家自责，然后迅速化解一切怨恨，小鸟依人地倒进他的怀里，亲热得像真正的久别重逢。昨晚回家，没见到妻子，感觉妻子从没回来过，这让他满腔的热血冷却了一半。他不想给她打电话，也不想吃饭，把一身污垢清洗干净就睡了。在他的心里，还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希望，希望中校长能够同情他，理解他。现在看中增长的表情，效果确实不错。东学潮自己的眼睛先湿润了，十多天来受的万千

苦累，也一下涌上心头，他哽咽地说：“我是东学潮，我到试验点后，试验点的沙棘长得特别好，但我挖掘出的根系断面被风沙填埋严重。我就用十二天的时间，白天黑夜挖，重新挖出了一个更大的断面，把地下的根系全部暴露了出来。那些根系确实让人难以相信，我想请您尽快过去看看。”

中增长站了起来，表情也一脸感动。他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，再细看看他的脸，动情地说：“你是好样的，有一种献身科学的精神，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！但你也用不着这么拼命，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。要记住，身体是第一位的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才能更好地工作。”

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，东学潮急忙擦干净，换成一副坚强的样子。待中增长坐回到原位，东学潮也坐下，说：“我在网上查了，国外有这种针叶沙棘的记载，但没有详细的描述，更没有耐旱程度的试验。我栽种的那三百株沙棘，经过一年多的风沙检验，说明风沙填埋多高，沙棘就能长到多高。而且沙棘的分蘖性能也很好，不少已经分蘖出了许多枝条，几年就能连成一片。而附近的一些曾种沙棘的地方，一年年被风沙淤埋，现在堆成了十几米的沙丘，沙棘仍然顽强地生长在上面，当地老人说可能生长了几百年。根据我开挖探测的情况，地下那么粗壮的根，没有几百年，长不了那么粗。您看，这是我在五米深处挖到的根。根能在五米深处成活，世界许多沙漠就能种植绿化，所以意义应该非常重大。”

中增长接过东学潮递上的沙棘根，掂一掂，感觉很沉，用指甲掐一下，很结实细密。中增长说：“沙棘根我见过，沙漠里到处都有，能深入地下四五米，而且几百年不腐，我还没见过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倒是一个不小的发现，对绿化荒漠很有意义。”

这样肯定的评价让东学潮惊喜，东学潮激动地说：“中校长，现在正是生长季节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请您去看一下，做一些指导。指点一下再研究怎么搞，没有您的指导，研究已经搞不下去了。”

中增长说：“明天我有个会，争取后天去。你明天准备一下，也好好休息一天，理理发刮刮胡子，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。”

中校长让理发，就有点下旨的味道，至少是一种暖心的关怀，让人浑身都暖暖的。东学潮已经明显地感觉到，中校长对他已经有了好感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好感。好感是基础，有了这个好感，以后的一切，就好办得